

# 时间旅行者的妻子

• [美] 奥德丽·尼芬格 著  
夏金安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58#224

880911  
1976.03.07

1931.10.28.01.02.1968.05.31.6  
1938.01.97.10.9.31.6  
2001.02.80.19.79.09.29.9  
2009.04.02.09.7.8.19.8.0.60.56.10.7.8.12.10.2  
2008.02.00.01.56.4.7.19.7.0.9.0.8.1.4.2.1.9.8.5.0.8.3.6  
2011.07.12.14.27.8.7.0.9.2.7.1.4.2.0.0.1.9.8.3.0.1.2.6  
1964.09.30.2.0.2.2.8  
1953.03.07.7  
1976.07.2.6.0.5  
1985.02.19.8.5.0.8.2.6.1

The Time Traveler's Wife

AUDREY NIFFENEGGER 1976.09.29.9

1958.06.6

1958.12.4

1977.12.58.12.4

1980.9.11

1976.03.07

1976.06.07

1983.01.26

1983.01.26

1983.01.26

1983.01.26

1983.01.26

1983.01.26

1983.01.26

1983.01.26

1983.01.26

1983.01.26

1983.01.26

1983.01.26

1983.01.26

1983.01.26

1983.01.26

1983.01.26

1983.01.26

1983.01.26

1983.01.26

1983.01.26

1983.01.26

1983.01.26

1983.01.26

1983.01.26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07-1586 号

THE TIME TRAVELER'S WIFE; A NOVEL  
by AUDREY NIFFENEGGER  
Copyright: © 2003 BY AUDREY NIFFENEGGE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HANDLER  
CRAWFORD AGENCY IN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时间旅行者的妻子/(美)尼芬格著;夏金,安璘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4  
ISBN 978-7-02-006050-4

I. 时... II. ①尼...②夏...③安... III. 长篇  
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4975 号

特约策划: 蔺 瑶 鲁 静  
责任编辑: 马爱农  
封面设计: Teddy. L  
封面插图: 左 君

**时间旅行者的妻子**  
Shi Jian Lü Xing Zhe De Qi Zi  
[美] 奥德丽·尼芬格 著  
夏金安璘 译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424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5 插页 1  
2007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0  
ISBN 978-7-02-006050-4  
定价: 29.90 元

不可思议的爱情,不可思议的小说。

——毕飞宇

带着这本书上路,记住中心思想:时间和爱情相比,后者才是终极真谛,这样,你才有资格在这个时代发誓:永生永世。

——毛尖

神奇和感动,这两种体验融合在一起,会产生一种奇妙的化学反应,让人心神摇曳。《时间旅行者的妻子》,就能让人有这样的感觉。

——洁尘

“钟摆上的时间只是我们的银行  
经理，  
税务官，和警局督察；  
而内在的时间则是我们的妻子。”

——普力斯特莱<sup>①</sup>  
《人类与时间》

---

<sup>①</sup> 普力斯特莱(J. B. Priestley, 1894—1984), 英国剧作家、小说家。——本书注释均为译注。

## 爱复爱

有朝一日，  
你会心情振奋，  
欢迎自己来到  
自己门前，进入自己的镜子，  
彼此报以微笑，

说：坐这儿。吃吧。  
你将再度爱上那曾是你自己的陌生人。  
给酒。给面包。把你的心还给  
它自己，还给那爱了你一辈子的  
陌生人；你忽视了他，

而去注意别人；他深知你。  
从书架上取下情书、  
照片、绝望的笔记来，  
从镜子上剥下你自己的影像。  
坐，饱餐你的生命吧！

——沃尔科特<sup>①</sup>

---

<sup>①</sup> 沃尔科特(Derek Walcott, 1930— )，199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此《爱复爱》选自《德瑞克·沃尔科特诗选》，傅浩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1月版。

献给

伊丽莎白·希尔曼·塔曼多

生于1915年5月20日,卒于1986年12月18日

以及

诺伯特·查尔斯·塔曼多

生于1915年2月11日,卒于1957年5月23日



## 序

.....

**克莱尔:**被丢下的感觉真艰难。我等着亨利,不知道他在哪儿,不知道他一切可好。做等待的一方,真艰难。

我尽量让自己充实。那样时间会过得快一些。

我独自一人入睡,独自一人醒来。我经常走动。我工作到精疲力竭。我注视被一整个冬天的积雪覆盖的垃圾,随风飞舞。除非你停下来想这件事情,否则一切都依旧单纯。为何缺席总让爱意更浓?

很久以前,男人们出海,女人们为之守候,伫立海边,搜寻天际的轻舟。现在,我等着亨利。没有任何预兆,他就这么不情愿地消失了。等待的每分每秒,都仿佛经年累月般漫长。每个微小的时刻,如同玻璃沙漏里的细沙,缓慢而透明,每个微小的时刻,我都能看见,它们无穷无尽,汇聚成漫长的等待。但为何他的离去,我总无法相随?

**亨利:**感觉如何? 感觉如何?

有时,像是瞬间的走神,接下来,你突然意识到捧在手中的书、红色棉布格子衬衫和上面的白色纽扣;意识到挚爱的黑色牛仔裤、栗色的就要磨破的袜跟;意识到起居室、厨房里即将鸣笛的水壶:所有的一切瞬间幻灭了。只剩下你像只赤裸的松鸦,独自兀立在乡间无名沟渠的齐踝的冰水中。你等了一分钟,或许还能突然重返书边,重返你的家之类的地方,经过大约五分钟咒骂、颤抖和想让自己立即消失的绝望,你开始漫无目的地前行,而最后总会遇见一座农舍,那时,你

可以选择偷窃或选择解释。偷窃有时会让你被捕,解释则更加冗长无味,因为解释免不了说谎,有时同样会锒铛入狱。天下还有更倒霉的事么?

就算躺在床上半梦半醒,有时也感到自己猝然站立,你听见血液涌进大脑,体验坠落时晕眩般的刺激,犹如芒刺在背,随即,手脚也没了知觉,你又一次不知身在何处了。即使稍纵即逝,你觉得应该有时机抓住些什么,你的手臂也曾用力挥舞过(结果往往伤了自己,或损坏了房间里的贵重器物),然后你就滑到一九八一年八月六日星期一清晨四点十六分,滑到俄亥俄州雅典市第六汽车旅馆那铺着深绿色地毯的走廊上。你的头一下子撞到某扇房门,于是里面的客人——一位来自费城的蒂娜·舒曼女士,开门后一阵尖叫,因为一个裸体男人正晕倒在她的脚下。你终于被一阵吵闹搅醒,却发现自己躺在郡立医院的病房里,门外一名警察正用他破旧的、充满杂音的晶体管收音机,收听费城人队的棒球赛事。老天开眼,你又被抛回无意识中,数小时后再度醒来,回到了自己的床上。妻子正探身看着你,眼神中充满焦虑。

有时,你满心欣喜,身边的一切都庄严壮观,金光笼罩,而转眼间,你又极度恶心,突然离去。你被抛在郊外的天竺葵地里,或是你父亲的网球鞋上,或是三天前卫生间的地板上,或是一九〇三年前后伊利诺伊州橡树公园里铺满木板的小道上,或是一九五几年某个晴朗秋天的网球场上,或是在各种可能的时间和地点里你自己赤裸的双脚上。

感觉如何呢?

它像极了一个梦:你突然想要裸体去参加一场你从没有修过的学科考试,而当你出门时,钱包却忘在家里了。

一旦我去了那儿,就立即被扭曲成一个绝望的自我。我成为一个窃贼、流浪汉,成为一只终日奔跑躲藏的动物。老太太被我吓倒,孩子们惊讶不已,我是一个恶作剧,我是终极幻影,我难以想象自己是一个真实的人。

是否存在一种逻辑,一种规则,掌控着我所有的来去往复、所有的时空挪移呢?是否存在一种方法,能够让我原地不动,让每个细胞都拥抱这当下的时刻?我不知道。也有一些线索,正如所有的疾病存在各种类型和各种可能:过度劳累、嘈杂声音、压力、突然的起立、泛光

灯——任何一件都有可能诱发下一场故事。可是，我也许正在我们的大床上翻阅周日版的《芝加哥太阳报》，手握咖啡杯，一旁的克莱尔偎依在我身上打盹，突然，我来到了一九七六年，目睹十三岁的自己在祖父的草坪上锄草。这样的情节，有的只能维持片刻，那情形如同在汽车里收听广播时，费力地搜寻锁定某个频道。有时，我发觉自己被抛进人群里面、观众之间、暴民当中；同样有时，我发现自己独自一人落在田野里、房间里，出现在车上、海滩上，还有深更半夜的中学教室里。我害怕发现自己出没在监狱、异常拥挤的电梯和高速公路，我莫名其妙的来临，我裸露的身体，叫我如何解释得清楚。我从来带不上任何东西，没有衣服，没有钱，没有身份证。时空逗留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在寻找遮羞的衣物，东躲西藏。幸运的是，我不戴眼镜。

令人啼笑皆非，是的，我所有的爱好都是居家的：舒适的扶手躺椅、平静家庭生活中的点点激动。我需要的一切都只是卑微的快乐：枕畔的一本探险小说、克莱尔金红色秀发沐浴后湿湿的幽香、朋友度假中寄来的明信片、融化进咖啡里的奶油、克莱尔乳峰下那抹娇嫩的肌肤、厨房桌子上对称的两个等待被拆的食品袋，我爱等到阅览者们全部回家后，信步走在图书馆的书堆之间，轻手划过列列书脊。当我被时间随意摆布，我对它们的思念犹如针尖一样刺骨。

克莱尔，总是克莱尔，清晨克莱尔睡眼惺忪、面容紧皱；工作时克莱尔把双臂伸进纸浆大桶里，拉出模具，这样那样地搅动，搓揉着造纸纤维；看书时克莱尔的长发披散在椅子靠背上；临睡前克莱尔用精油“噼噼啪啪”地按揉摩擦。克莱尔低柔的声音总在我耳畔萦绕。

我不想呆在没有她的时空里。但我总是不停地离去，而她却不能相随。

## 第一章

.....

# 脱离时间的男人

哦；不是，因为有幸福，  
这种某个近失的急切所赢。

.....

而是因为此在是多的，而是因为似乎所有  
这里的，这消逝着的，都需要我们，这  
奇怪地同我们相关的。我们，这些最最消逝着的。

.....

……啊，我们能带过去什么呢？不是那观望，那个在此  
慢慢学会的，不是任何在此发生的东西。不是。  
那么是痛苦。那么首先是困境，  
那么是对爱情的长期体验，——那么是  
根本不可言状的。

——杜依诺哀歌·第九哀歌<sup>①</sup>

---

<sup>①</sup> 里尔克著，见刘皓明译《杜依诺哀歌》151页，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1月版。

## 初次约会(上)

.....

一九九一年十月二十六日,星期六(亨利二十八岁,克莱尔二十岁)

**克莱尔:**虽然我周围的一切都是大理石,可是这个阴冷的图书馆,闻上去怎么有股地毯吸尘器的味道?我在访客登记簿上签下“克莱尔·阿布希尔,一九九一年十月二十六日十一点十五分,于特藏书库”的字样。我从来没有来过这个纽贝雷图书馆<sup>①</sup>,现在我穿过这条幽暗、略有些阴森的入口过道,一下子兴奋起来,仿佛刚刚梦醒在圣诞节的早晨,整个图书馆就像只装满美丽书籍的大礼盒。电梯缓缓上升,不是很亮,几乎没有声响。到了三楼,我填写了阅览卡申请表,然后走到楼上的特藏书库里,我的皮靴后跟在木质地板上啪嗒作响。房间里安静,拥挤,满是坚固沉重的大书桌,桌上是成堆的书,桌边围坐着读书的人们。高耸的窗子,透进芝加哥秋天早晨明亮的阳光。我走到服务台边,取了一叠空白的索书单。我正在写一篇艺术史课的论文,我的研究课题是:克姆斯歌特版的《乔叟》<sup>②</sup>。我抬头看了看这本书,填了一张索书单,同时,我也想了解克姆斯歌特出版社的造纸方法。书籍编目很杂乱,于是我走向服务台,请求帮助。正当我向那位女士解释我需要什么时,她的目光掠过我的肩头,落在正从我身后走过的一个

---

① 纽贝雷图书馆(The Newberry Library),坐落于芝加哥城,1887年始向公众开放,针对人文学科,特别是西欧与美洲的历史与文学。

② 1896年由克姆斯歌特出版社(Kelmscott Press)出版,全书印制时间长达23个月,内附87幅木刻版画,总共只印了438本。

人身上，说：“或许德坦布尔先生可以帮您。”

我转过身来，正准备再次解释一下我的需求，刹那间，我的脸和亨利的脸相对。

我哑口无言了。这就是亨利，镇静，穿着齐整，比我见过的任何时候都要年轻。亨利在纽贝雷图书馆工作，此时此刻，他就站立在我面前。我欣喜若狂。他很有耐心地看着我，稍显诧异，但很有礼貌。

他问：“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么？”

“亨利！”我只能压抑着抱住他的冲动。很显然，他这辈子从未见过我。

“我们见过面么？对不起，我不……”亨利环顾四周，生怕读者或同事注意到我们俩，他迅速搜寻记忆，然后意识到，某个未来的他早已提前认识了现在的我，这位站在他眼前喜形于色的女孩。而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正在草坪上吮我的脚趾。

我试着解释：“我是克莱尔·阿布希尔。我小时候就认识你了……”我有一种茫然，眼前我深爱着的男人，居然对我完全没有印象。因为对他而言，一切都还在未来。整个古怪的过程让我直想发笑。多年来，我对亨利积累的了解，此刻如洪水泛滥般涌上心头，而他却疑惑、畏惧地打量着我。亨利穿着我父亲的旧渔裤，耐心地考我乘法口诀、法文动词、美国各州的首府；在草坪上，亨利边笑边注视着我七岁时带来的特别午餐；我十八岁生日时，亨利身穿无尾礼服，紧张地解开衬衫和饰扣。此地！此时！“来呀，我们去喝咖啡，去吃晚饭去别的什么吧……”他一定会答应，在过去和在将来都爱着我的同一个亨利，通过类似蝙蝠次声波般的神秘时间感应，现在也一定会爱我！我松了口气，他果然立即答应了，我们约好今晚在附近一家泰国餐厅见面。图书馆服务台后面的女士目瞪口呆地看完了我们整个交谈过程，离开时，我已完全忘记了克姆斯歌特和乔叟。我轻盈地走下大理石台阶，穿过大厅，来到芝加哥十月的阳光中，然后小跑着穿过公园，我一路微喘个不停，幼犬和松鼠都远远地避开我。

**亨利：**这是十月普通的一天，秋高气爽。在纽贝雷图书馆四楼，那间装有湿度控制系统却没有窗子的小房间里，我正在分类整理一套

刚捐来的大理石纹纸。这些纸很美,但分类工作枯燥,乏味,甚至让人有些自怨自艾。事实上,我感觉一下子苍老了很多。一个二十八岁的小伙子,痛饮昂贵的伏特加直到半夜,绝望地想要挽留住英格里德·卡米切尔施舍的爱,这种滋味有谁能懂?彻夜,我们俩都在争执,现在,我甚至都记不得当时究竟吵了些什么。我大脑里的血管突突直跳,我需要咖啡。我把那些大理石纹纸稍稍理了一下,任由它们以一种乱中有序的方式四处散落。我离开了这个小房间,径直走向办公室,当我经过服务台的时候,听到伊沙贝拉的声音:“或许德坦布尔先生可以帮您。”我不由停下脚步,她的意思其实是说:“亨利,你这个神出鬼没的家伙,这会儿又想去哪啊?”然后就是这个美得让人窒息的女孩一下子回过头来,琥珀色的头发,高挑的身材,猛地攫住了我的眼睛,仿佛我就是上帝专门给她派来的救星。我的胃一阵痉挛。显然她认识我,可我真的不认识她。天晓得我曾对这个光芒四射的美人说过、做过或者承诺过什么,因此我只能用图书管理员最完美的语调说:“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么?”而这个姑娘轻吐出我的名字“亨利”!她如此唤醒了我,让我不得不相信在某段时间里,我们曾一起神仙眷侣般地生活。一切更加混乱了,我确实对她一无所知,甚至都不知道她的名字。我问她:“我们见过面么?”伊沙贝拉此时给我使了个眼色,仿佛在说:“你这个大傻帽。”可是那个女孩却说:“我是克莱尔·阿布希尔。我小时候就认识你了……”接下来她请我出去吃晚饭,震惊之余,我还是接受了邀请。尽管我没刮胡子,一副宿醉没醒的糟糕模样,可她看我的目光依旧灼热。我们约好当晚在泰国情郎共进晚餐。得到我的允诺后,这位克莱尔小姐便云一般轻巧地飘出了阅览室。我晕眩着进入电梯厢,终于意识到,一张有关我的未来、金额巨大的彩票,此刻已经找上门来了,我笑出了声。我穿过大厅,跃下层层台阶走上大街,猛然看见克莱尔正小跑着穿过华盛顿广场公园,看她兴高采烈、蹦蹦跳跳的样子,我突然不知为何想哭。

当天晚上:

**亨利:**傍晚六时整,我从图书馆奔回家,想把自己打扮得更更有魅



力些。这段时间,我住在北迪尔伯恩大街上,一间小而奇贵的工作室兼公寓里,时常一不留神就会撞上那些碍人的墙、厨房台面和家具。

一:打开公寓门上的十七把锁,冲进客厅(其实也是我的卧室),开始飞速脱衣服。二:边冲淋边剃须。三:在衣橱深浅各处绝望地乱翻,我逐渐意识到,没有一件衣服是全然干净的。我发掘出一件放在干洗袋里的白衬衫,于是决定穿黑西服,缝线皮鞋,配灰蓝色的领带。四:穿上所有这一切,却发觉自己像个联邦调查局特工。五:环顾四周,家里已是狼藉一片,即使有可能带克莱尔回家,我想今晚还是免了吧。六:面对浴室里的大镜子,我居然看见了身高一米八五、眼睛发亮、锋芒张狂、年仅十岁、穿着干净衬衫和葬礼司仪外套的埃贡希勒<sup>①</sup>的样子。我琢磨着这位年轻的女士究竟看我穿过什么样的衣服呢?我显然不可能穿着自己的衣服从未来进入她的过去,她说那时她只是个小女孩?太多无可解释的疑团冲进我的头脑,我不得不镇定下来,喘口气。搞定!我抓起钱包和钥匙,锁上大门上的三十七把锁,挤进摇晃狭窄的电梯,在前门的小店里给克莱尔捎上一束玫瑰,连续走过两个街区,赶往约好的饭店。虽然行走速度远远破了纪录,可我还是迟到了五分钟。克莱尔早已坐在情侣包厢里,一看到我便如释重负了。她朝我招手的样子好像正在节日游行。

“你好,”我招呼她。克莱尔穿着一袭酒红色的天鹅绒裙子,搭配珍珠项链,就像是用约翰·格莱姆<sup>②</sup>手法表现出来的波提切利的<sup>③</sup>维纳斯:灰色的明眸,翘挺的鼻梁,像日本艺伎一样精巧的嘴唇。长长的棕红色秀发遮掩住她的香肩,一直垂落到后背,脸色有些许苍白,在烛光的映衬下还有几分像是蜡塑的。我把玫瑰递给她,“送给你的。”

“谢谢,”克莱尔欣喜若狂地说。她看了看我,见我正困惑,解释道,“你以前从来没有给我送过花。”

我滑进包厢里,坐到她的对面。我神魂颠倒了,这个姑娘认识我,

---

① 埃贡希勒(Egon Schiele),奥地利表现主义画家、装饰画家和版画家。以色情的人体绘画而知名。

② 约翰·格莱姆(John Graham),俄罗斯裔的美国极简主义画家。

③ 波提切利(Botticelli),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代表作有《维纳斯的诞生》和《春》。